



# 老地窑：我的出生地

□辛峰

1 母亲说，我出生在早晨8点钟，太阳正从对面村庄的山坳里往上爬升。也许这就注定了我这辈子要辛苦地攀登。

母亲说，我就出生在我们家旧宅的老地窑里。我当然知道那块宅基地，那是母亲和父亲当年生了好几个哥哥姐姐都没有活下来，无奈之际花了200元从村中福全他爹手里买过来的。买下来之后就生下了我，父亲和母亲一直觉得这是块福地，爱屋及乌也就对福全一家充满了感激，口口声声说福全他爹是个好人。

这个好人在我心中一直印象模糊，因为除了卖地给我家，我实在想不起来他还在村里做过什么好事。忘不了的是，我还是个娃娃的时候，每年大年初一挨家挨户给本家的爷叔婶娘们磕完了头，父亲总要拉着我的手去福全他爹的老窑洞里再磕个头。这个时候，我总是很不情愿，表情里带着一股别扭劲儿，胳膊腿儿被父亲指挥着好似提线木偶一般地完成一套磕头的动作。也许是不喜欢福全家那光线黑暗的老地窑，也许是不喜欢福全他爹带着身上的那股酸腐味儿和我亲昵，反正福全他娘一股脑儿地塞到我怀中的核桃和柿饼，最后总会被我送给别的小伙伴，天生带点小洁癖的我其实最怕和别人手脸接触，更怕与陌生人的亲昵。

这时候的父亲，似乎根本就看不出我反常的情绪，脸上总带着炫耀和自豪，还有感恩戴德的谦卑。父亲的谦卑一直让我很不舒服，直到后来我明白了父亲脸上这种谦卑的来处，但他身上毫无原则的谦卑依然让我痛苦。我又不得不承认，正是父亲的这种谦卑护佑着我长到了今天。

母亲说，父亲12岁就没了娘。爷爷挑着担子，担子的一边挑着半个豁口的破锅，一边挑着我年幼的小叔，小叔坐在笼里扶着笼攀。爷爷左手拉着父亲，右手引着二叔，一路大声长哭着翻越六十里长坡，回到了庙岭村。

父亲12岁就到山里背粮了，回家的时候发现已经没了娘，在奶奶的坟头上哭得整整两天两夜，哭得整个人都抽了风。后来脑子就有些不清楚了。那时候没有吃的，父亲有次从山里背回了粮，快到家门口却被六爷的儿子发现了，他们带着兄弟几个为了抢粮食，虎狼一般地一拥而上。父亲抓着粮食袋子死活不放手，狠心的六爷指挥着儿子弟兄几个用椽一样粗的杠子差点砸断了父亲的腿。母亲说，父亲的膝盖上硬是被砸出了拳头大的一个窟窿。血汩汩地流着，在村坡里的路上淌成了河呀！人一抬回来，她抱着父亲的膝盖一看，整个人便吓得晕了过去。

这些血淋淋的往事没有让一米八身高，看起来虎背熊腰的父亲变得暴虐，反而让他在人面前更加地老实、谦卑与顺从。在有了儿女的岁月里，这些曾经的磨难与屈辱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他也从不提起。父亲一直保持谦卑。

母亲看父亲的眼神，一直都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可在她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有一份恨的种子，分明已经在我的心里落下了根。母亲要我必须刚硬正地活着，我知道在童年的煤油灯下我的心里早已答应了她。可我依然是父亲的儿子，我不愿意活在一种屈辱的庇护之下，我又必须活在他屈辱的庇护之下。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两难中挣扎，直到我看到父亲一点点地老了。他的腰在一点点地塌陷，就像一座大山在一点一点地倾斜，好像随时都有大厦将倾的危险。

2 我出生于1981年，我在出生的这个老窑洞生活了多久，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模糊不清。当我记事的时候，已经身处于平原上的三间大瓦房了。我对自己出生地的记忆几乎都是由母亲口中得知的，甚至于我的那场旷日持久、几乎小命不保的高烧也是后来从母亲的口中知道的。

那场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土地承包到户运动，后来在母亲口中一直被描述为我的福气。可我对自己的这种福气并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体验。也许在我的记忆中真的有关于生活在老窑洞里的记忆，只是被那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高烧给烧断了片。那些残章断简清

晰而又模糊，多年来一直如星星之火般闪耀在我记忆的天空里，却一直无法连缀成文。

我一直以为总有一天，母亲会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关于我5岁之前的记忆，告诉我那些童年里核桃树下的清凉。直到我大学毕业，不管怎么追问，母亲永远都是一句轻轻的“知道了”。这个时候我不免有些失望，继而又有些释然。可是我想不明白，母亲能在我的追问下，配合着妹妹的记录完整地说出整个村庄里每个家族上溯三代长辈的名录，却一点也不起她儿时曾教我的歌谣，记不起我在老窑洞里生活的点点滴滴。

而今，母亲离开了我，我突然有点明白，是母亲的记忆不愿意面对那段惨烈的日子，她在记忆中自动选择了遗忘。

3 我的那场持续不退的高烧，据说是在一个暑热的三伏天里，我被我的一个哥哥抱到邻居家阴森深邃的老地窑里玩耍时着了凉，又被村中的一个姓王的赤脚医生打错了针。一系列的阴差阳错导致我彻底中风，整个嘴巴都抽得歪到一边去了。母亲已经失去了好几个孩子，从外面归来看到这样的场面，都快急疯了。母亲说，看到我的嘴巴抽到了一边，她抱着我的身子瞬间双腿一跪倒在了灶膛的脚地上，醒过来又抱着我在村子里疯跑着去找村里开手扶拖拉机的殿殿。拖拉机的黑烟在头顶上突突地飘扬，好像一面悲伤的旗帜。她和父亲两个人蜷缩在露天的车厢里，一路穿村过店，满江河的水哗哗地流着，她只是傻傻愣愣地看着黑烟在大地上肆意涂抹，一声不吭。天黑了又亮了，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路，他们终于到了县城。拖拉机手陪着她和父亲走遍了全县所有医院，每个医院的医生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父母不甘心又让手扶拖拉机开到了父亲单位的煤矿医院。因为父亲一向在煤矿的好人缘，矿长直接给介绍了煤矿医院最好的医生。医生护士围着我三天三夜没合眼，母亲也跟着熬了三天三夜，总算让我度过了危险期。医生说，这次只要能醒过来，娃就有救了。母亲听了，眼泪又唰唰地流了下来。母亲说，她心焦得都忘了哭。当时所有的医生都劝母亲去合眼睡一会儿，可她不敢。她害怕两眼一睁，又啥都没有了。做完手术，父亲用整整一个月的工资请医院所有医生和护士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抱着我坐着手扶拖拉机往回赶。

半路上，母亲给拖拉机手说，这次花光了所有的钱，你的油钱和路费得欠下了。殿殿在前面的驾驶位上只是挥了挥手：“啥都不要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能为了这点钱看着你们作难！”

我就在这个时候睁开了眼，看到了一辆相向而过的班车，嘴里喊出了一声“嗨嗨”。

我的一声“嗨嗨”，恰似父母心头久旱而至的甘霖，让他们在瞬间的迟疑之后终于反应过来，我真的醒了。母亲说她用手一边拍打着拖拉机的车厢，一边吼吼地哭着。父亲也如痴傻般坐在车厢里呆呆地流着泪，两颗悬在半空的心总算是落了地。手扶拖拉机继续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拖拉机的颠簸似乎也成了欢乐的歌谣。

可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母亲竟然有一天忘记了这些经历，忘记了这些关于我的童年往事。我不知道在绝望、悲伤、孤注一掷、等待、焦虑与欣喜若狂之间，母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以至于有一天她的记忆会选择自动遗忘这些人一生中极致的痛苦与磨难。

在料理完母亲后事的日子，我回到西安终日枯坐于房间，那些关于母亲的纷繁杂事以及关于我一直追寻的老地窑的记忆，开始如春蚕吐丝一般细密地绽放在我的脑海里。

老地窑原是一个有着四面土墙的四合院，院子里曾经长满了核桃树。我最初的童年就是在这些核桃树下度过的。那口老地窑其实只有浅浅的半个窑坑，并不像村底下人家的大窑洞那样，打眼一看深不可测。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半个窑洞加半个厦房的合成品。父亲从福全他爹手中买过来的时候，已经被废弃了多年。最初是门也没有一扇的。可是在母亲的手

# 作品

里，这座废弃的老宅愣是被修葺成了一院草木繁茂的家园，成了我最初的出生地。

4 准确地说我在这座老宅里成长了三年。自从我得病归来，整个人一下子瘦了10斤。不再是刚生下来就有7斤重的那个胖娃娃。母亲看着消瘦下来的我，心头都在滴血，便不断地催促父亲准备木料砖瓦，让人打土坯砌墙，一定要搬家。在母亲的心目中，似乎原来的每一座宅院风水都有问题。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母亲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她不想再失去我。我的这场大病让她的神经已经处于近乎崩溃的边缘，她必须为了保留我这一丝血脉和整个世界作战。恰逢响应国家政策回窑洞建砖瓦房的大潮，母亲先是在新划的宅基地里弄了个简易厦房，再自己蚂蚁搬家一般准备好了盖房的所有东西。

房子终于盖起来了，我童年的记忆也似乎重新焕发了光彩。就是在这栋房子里，母亲走完了一生。关于前面几处老宅的悲惨记忆，开始在她的生命中一点一点流失，最终幻化为一个空壳子。刚盖起的房子也是一个空壳子，墙壁里三层外三层要用很细的红泥抹光抹平，房子的脚地要用土垫平，用平底石锤一寸一寸地砸瓷实，再铺上青砖。要用水浇地面，用细土灌缝。仅仅是用土垫平脚地这一项工程就差点要了母亲的命。

母亲一锄头一锄头将干土从村底废弃的窑壁上掘下来，又一架子车一架子车从村底近乎90°的斜坡上拉上来，晾晒、粉碎，一担笼又一担笼担进房间。母亲担土，挥动石锤平整地面、铺砖、灌水、灌缝。铁锨、锄头、笼担、石锤、瓦刀，所有工具相互摩擦，不断地撞击着发出清脆的回响，在房间里震荡、回旋。我常常就这样安静地蹲在母亲的身后看着她挥汗如雨，捡拾着落满一地的音符。

母亲挥动石锤的时候，汗水就在她的额头上吧嗒吧嗒地流淌，石锤在她的手上下飞舞。抬起时母亲粗壮的手臂快速地收缩，每一寸肌肤的毛细血管都清晰可见。石锤落下时，肌肉一时舒展开来，石锤光滑的底座在地面上砸下一个标准的圆，她的衣服上便被汗水晕染出大片大片的劳动地图。干活的时候，母亲的牙关总是咬得紧紧的，生怕放走一丝力气，她要让全身的力气都贯穿于自己的手掌，收放自如。母亲在干活的时候就像是那个武林高手，她的脸上总闪烁着无比的自信与自负，扶袖、不屈、坚韧一时间绽放在她全身的每一寸肌肤里，让她的身上焕发出一种质朴纯粹的光，这光在照亮房间的每一寸空间的同时，也瞬间照亮了我的生命。

每次干完活的时候，也恰恰是父亲从煤矿回家的时间。父亲常年身在煤矿，每个月只回一次家，待一天就走。在这一天时间里还必须上演谩骂、吵架、摔碟子摔碗，直至最后拿起包包拍屁股走人整整一套的闹剧。用母亲的玩笑话来说，父亲是驴大的个子，没啥用处，高声大嗓说活话来却跟吵架一样，真吵架的时候震得房子檩条上的土都簌簌地往下掉。可如果让他干活，从来都是南辕北辙，别出心裁地和你对着干。他干一次，母亲得返工两次。

换句话说父亲生下来就是个粗人，从来都是粗放式作业，一点点细活儿都干不了。更要命的是，父亲一辈子从来没有自己的主意。不管大事小事喜欢听别人的说教，听完了回家就要生搬硬套。这也是我一直和父亲的权威对抗的根本原因。母亲的性格恰恰相反，她是个追求完美主义的人，一件事物如果没做好，宁愿推倒再来，也不敷衍了事，且凡事都能权衡利弊，处置恰当，深得村邻信服。

5 等房子终于收拾得有模有样了，我们也到了彻底搬离老地窑的时候。围墙在轰隆隆声中被推倒了，地窑在推土机的作业下被填平了。核桃树原先还保留着，后来邻居在地下挖了个砖瓦窑，火在地下没黑没白地烧，烧得整个土地都成了赤红色。核桃树从此再也不结果，他从来都只会浮皮潦草，倘若碰到挖树推墙的活儿，他肯定是冲在最前面。

我出生的老地窑终究是变成了一片荒凉的野地，而且是寸草不生的荒地。后来它几乎成了全村人垫圈取土的公共用地，因为只要和父亲打个招呼，他必然会点头应允。好在这也算是一种别样的造福他人，原本上下两层的土坯硬是被挖得连成了一片，每年种点油菜花多少有点收获。

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一次回家听母亲说，父亲竟以30年前的原价将这片宅基地卖了。买主就是福全他爹，对方的原因竟然是盖房子没地方取土。我不由地摇头叹息，真是世事轮回转啊。同时又再次忍不住地苦笑，如今这年代200元到哪里能买回一块地呀！恐怕怕着指头从村头数到村尾，也只有老实的父亲甘愿这么做。

仗着可以靠写点网文糊口，视力越来越弱的年纪，我就整日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门，不社交，不参与线下的一切活动。

脸上的笑容足够乐观欢快，身边所有人都以为我无忧无虑。

每晚交稿后合上电脑，望向窗外，不再是印象中的熟悉夜景，眼睛为它蒙上的奇怪颜色，让我知道这是视力恶化后正常的反应。而它还会继续恶化下去。也只有自己能感觉到，从心底里蔓延而起的绝望无力。仿佛这个世界，都在逐渐地远离自己。

偶尔心情好些时，我会独自拿着手杖出去走走，车水马龙、人潮熙熙，是以前最爱看的风景。现在却在眼前逐渐模糊扭曲；行走也不会每次都顺利，总会时不时磕了碰了，或者摔了，又或者手杖被撞飞了……

若和别人一起出行，就会被格外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人一秒钟不敢松懈，仿佛在照顾珍贵的瓷器。

好似整个世界都在强调着，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不如过往，跟身边的人，都不再一样。

脸上无所谓地笑着，心中的倦怠却缓缓加深，甚至不知道，目前做的所有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

来到鲁院，无法看清鲁院里的陈设布局；参观文学馆，无法看到展柜里的书籍；交流时，无法如同过往般，望进每一个同学的眼底……遗憾之余，是心灰意冷的习以为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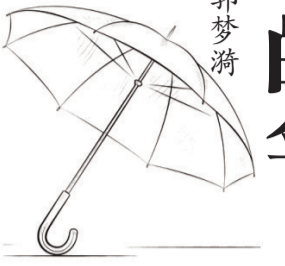
也就在鲁院内，我看不清的陈设布局，另一名视障作家朋友讲给了我听。文学馆内，我看不见的书籍，陪同领导告知了书名。

交流中，肢体障碍的作家朋友给我发来微信：“可以帮我拍几张照片吗？”

那一瞬我错觉，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曾经我爱拍照，爱采风，爱大千世界的一切，但，那是曾经……在视力的

# 雨中的伞

□郭梦漪



渐弱中，热情似乎一日日在被消磨、磨灭。在我自己都不再拍摄的时候，居然有人，让我替她拍摄，如此理所当然、毫无顾忌！

可是心底的声音，促使着我去应允，它在心底问我：“为什么要拒绝？为什么不重新拿起拍摄模式的手机？”

飘雨的天气里，她撑着透明的伞，我拿着手机，靠着微弱的视力，透过一片混沌和模糊，去努力捕捉镜头内的比例，以及我所能看到的，那一点点的，光与影。

凭借着残余的视力，用触感和朋友描述的场景，我按下“拍摄”，定格下了鲁院内外，它与她，这一瞬的相遇相依。

朋友说，拍得很好，是她没有想到过的好看。

她脸上温婉矜持的笑容，落入了我残余的视线里，我的心底，草长莺飞，春风千万里。

渐弱的视力，如同命运为我缓慢压下一扇沉重的门，任我咬牙切齿、青筋毕露，也无法撼动它压来的力度。

在这扇门彻底关上前，有你，透过门缝，将一捧鲜花的种子塞进我的掌心。告诉我，门后有泥土，也有阳光和雨露。

# 青苹果的诉说

□张海燕



跟您说，我们只是世上最普通的青苹果，只是长在鲁迅文学院的花园里，见多了文人骚客，别的没什么。

最近，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我们五姐妹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他们来到这儿的第二天，就对我们很好奇，指手画脚的。

“那是青苹果吗？”

“对的，乒乓球那么大”，几个声音同时在回答。

“我去摸摸呗。”

一个男人领着戴着校徽的女人走过来，挨个摸它们。

“这五个一般大的青苹果，怎么老让我想到残联的五大协会？”女人笑着说。

啥叫五大协会？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这群人又是摸，又是抱。有的戴着墨镜，有的手里拿着红白相间的杖子，听他们说那叫“白手杖”，明明是红白相间嘛！

地面上传来清脆的敲击声，沉浊的摩擦声。坐在轮椅上的女人正在跟撑着手杖的男人聊天；一位青春期的漂亮女孩正在费力地挪动身体，她正遭受脑瘫这种可怕疾病的折磨，精致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

出租车上下来的女人，新近摔伤腿，右臂、右手不灵便，靠左侧躯体维持着全身的平衡，就是她领着那个摸过我的女人，一步一移，一寸一停地上了花园里的凉亭，你说厉害不厉害。

听她们说，这次我联谊，中国作协派出了最高配的作家队伍来教学，有全国政协委员，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有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还有琵琶大师江洋呢，中央音乐学院的琵琶大师带着他的高徒现场表演。羡慕我们吧。

那个摸过我的女人说，她是老教师了，可是，课上提问却是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话不成句。老师们都是耐心听取，用心回答。

上了一天的课，晚上他们也不闲着，他们管那个叫“朝花夕拾文化沙龙”，听这个名字就挺雅致的，不愧是作家班出来的。文绉绉的外表面下面藏着的是多彩的灵魂，那唱腔，那逗趣，那朗诵，那现编的现演的，那用嘴的书法，那助听器下的歌声，我的个天哪，惊掉了我这还没有长出来的下巴。

来，回来，回到花园里来，一个女儿模样的姑娘领着她的妈妈过来了。女儿拿起妈妈的手，把它放在一朵幽静的小花上，让她闻着花香。

那女儿又拿起了妈妈的手，这次放在了小小的蒲公英上。盲人妈妈小心地捧起它，轻轻地一吹，小小的花种四散飞去。

听中国残联的程凯主席说，他们都

# 开启一扇一尘不染的大门

□赵贵美

七月 阳光狂躁起来  
你一定听到 生命灼伤地喊着疼  
拉开水的帷幕  
那一刻 你已经决定放弃沉默

心思在寂静的新房里  
慢慢打开 由浅白到粉嫩  
再到艳丽 越来越浓烈起来  
端坐在阳光下  
送我一脉心香 熏干  
心头一滴忧伤

我在唐诗里牵起你的手  
纤细的身姿 在浮躁中摇曳着  
我知道 历尽千年  
你用黑暗和着沉闷  
摇酿成了一池的高昂

站在你的身边 我只想做滴水  
沁入你的每一道花纹  
岁月流转 包成一颗颗莲子  
把圣洁举过头顶 去开启  
一扇一尘不染的大门

# 山河理想

□吴添春

背着山川河流  
我和一棵树同时路过旷野  
星辰和月亮有时隐在云后  
太阳也不是总会出现  
于是，我总有期盼  
期盼着明天的晴与雨  
期盼着今夜的月亮和星辰  
或者彻底的黑，无际的夜  
还有梦里总在翻越的山  
我看着黎明自荆棘花丛中突围  
那些与寒风交手  
同冰霜战斗的日子  
也可以无迹可寻  
收藏起大地  
我只要，绿色的旷野和山群